

範

東

文

集

劉氏家藏集叙

劉氏為東阿鉅宗黃石翁起家進士  
蜚聲銓部歷官大叅伯子東泉舉進  
士為司徒大夫叔子範東癸未射

制策敷歷中外仕至副都御史父子  
兄弟俱為時名臣云範東與予同領  
癸酉鄉薦聲氣應求實稱莫逆甲寅  
秋予解組歸田範東浮車過濮信宿

草堂乙卯春予訪之東流書院丙寅  
春余載過柳陰莊長揖大笑主賓兩  
忘別淚橫睫至不忍視是歲秋公長  
逝嗟嗟寧知酒亭碁墅為永訣地哉  
丁卯春莫余往哭之令嗣茂才一農  
以公詩文集托校正予刻之濮上黃  
石翁暨東泉詩如干首附錄各為一  
冊總名劉氏家藏集云

叙曰予數過東阿山川盤礴萃靈毓  
華知人文為有自矣大中丞範東劉  
公負沈毅之才抱汪洋之度理趣天  
合詞藻秀出無剿說無襲見直摠肝  
膈迥邁塵表豈非日新盛德之君子  
哉淵源家學矩矱士林謝政丘樊足  
遠城府觴詠泉石頤養天真課子引  
孫周情孔步殆鳳翔千仞矣蒼生懸

想綠野闐寂竟使喆人云逝嗚咽悲  
梗奚但東流之水已哉

昭代令甲大臣以天年終者有司上  
計其妻子陳乞祠曹司封得主卹典  
而議贈錄公撫畿內修邊督軍勞瘁  
備至萋菲偶興縣車待勘踈直自遂  
移檄稽遲俾濟川之舟停泊野水是  
誰之咎與公歿且二年餘一農孝謹

端雅日涕泣松阡不忍北走上書用  
是未蒙卹錄闈幽尚賢異日必有為  
公推獎者予讀公詩文慨歎歛容漫  
及始終出處之義黃石翁東泉公所  
作質璞渾成自為一家橋梓季昆金  
玉輝映並見世美云爾

隆慶二年六月吉日

賜進士第資政大夫前奉

勅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兼理糧餉致  
仕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穀  
原蘇祐序

範東文集卷之一

奏疏

慎擇大臣以重風紀疏

臣竊惟憲臺之長自古慎重漢之御史大夫備三公而次上相唐之御史叅六省而肅百寮 國朝建九卿以分理庶務惟吏部與都察院持衡秉樞而天下之大紀綱大黜陟咸於是乎決非他部寺之可比也是以 列聖以來務選清真直諒望重朝野者方授此職其間惟有不稱群議沸騰百度隳弛伏見近日以南京刑部尚書邊憲改左都御史堂本院事竊思



邊憲者罷駕下質粗鄙凡才自膺一命以上浪無片  
善可述叨屋巡撫之任適在臣山東之境姑以耳目  
所覩記者言之蓋其遇事則憤憤摸稜遇人則栖栖  
附勢軍民之利病邈不關心巡撫之風節斬然掃地  
當時百姓賤而目之曰邊老人夫以此庸流置之重  
任豈不貽笑天下乎又流賊初起正易以撲滅之時  
憲乃自念家在任丘逼近霸州庇族之慮切報國  
之心微故與賊相期各勿相害是以賊過濟南北陷  
於泥淖之中人人奮勇頭即擒滅憲獨閉門遏衆縱  
之遠去是後出則背賊而行入則一矢不發以致寇

勢滔天禍延海內若在清明之朝豈免誅戮之法後  
雖提拏來京止於免官亦既僥倖多矣復夤緣用賂  
起巡寧夏削官軍商人銀兩萬計以償用賂之債至  
今寧夏之人痛入骨髓夫縱寇誤國貪貨蠹民可謂  
為臣不忠之極矣而以之表率群僚則將令臣等倣  
而效之乎將令臣等遠而去之乎且憲抵罪之時法  
司會問取供畫字案卷具存則今日憲亦何顏立法  
司之首哉伏乞 聖斷將邊憲亟賜罷黜未為人臣  
不忠之戒再 勅吏部別推大臣中學行端嚴公廉  
素著協天下之望者簡而用之則紀綱自肅庶政益

明庶有禪於

陛下厲精圖治之意臣不勝感激

懇望之至

乞留大臣以熙 聖治疏

臣竊惟吏部尚書者輔天下以統百官其任至重得  
其人則華夷之廣旋致清平匪其人則朝廷之近必  
先淆亂臣不遐引 祖宗時得人之盛姑以近時任  
匪其人者陳之蓋自 先皇帝武宗臨御以後屢

以重任畀之儉人其尤甚者則張綵拔緣劉瑾以駟  
進陸完佞附群邪以久竊王璫交結江彬以攘奪遂  
致官常太壞貪蠹成風三兇雖誅竄四海已傷殘矣

幸賴

陛下淵潛之日已蘊洞照之明早握乾符

再扶人紀改元之始爰命廷臣秉公協慮僉舉喬

宇置之吏部非惟今日之奇選實亦祖宗時所不

常有者也今喬宇偶有微疾不日可愈陛下因

其一疏乞歸而遽遣之陛下豈無意於天下之

治平乎且喬宇者英辭鴻學邈矣寡儔下士求賢恒

如不及允唯大雅之才寔具元僚之體方江西之邁

逆宇時贊守南京椽奸伐謀防微遏險雖無矢石之

交坐保金湯之固根本不搖其功甚偉臣又見昔之

居吏部者燭勢灼薰苞苴如山宇之居吏部也素風

澹泊門庭生草若宇者亦可謂無負於陛下矣

今陛下詔旨溫切恩典便蕃以寵其歸孰若留

之共治以圖天下清平之慶哉臣恐宇去之後繼宇

者未得其人則必有張綵之騶進陸完之又竊王瓊

之攘奪者陛下雖悔無及矣臣又竊謂喬宇忠

誠之節清雅之望實可質之神明而無疑於天下宜

陛下下親之任之今乃退而不用恐有巧為排陷

之計以窺伺吏部之位者惟陛下深加察焉庶

不為所誤矣伏見近日飛蝗蔽天霖雨連月嘉禾盡

害萬姓咸咨此尤可見群陰恣縱臣陽明之徵驗

也伏乞 聖明俯垂鑒照大辨忠邪將喬宇致仕之  
命收回令其亟出供職以順天人之願則 宗社幸  
甚天下幸甚

乞賜 聖裁會官考察疏

該吏部題并科道等官會題節奉 欽依着令臣

等互相糾劾實 陛下甚擇言官以圖治理之意

中間名實不孚風紀未振豈無若人臣等敢不悉心

咨訪仰副 聖明但臨事者懼當局者迷況臣等知

慮不周蒼遑愚昧甲可乙否未免於乖違背是面非

恐成於黨比倘所糾少有不當上辜 聖明掄才之

心下累臺憲激揚之典臣等不職之罪愈覺重深矣  
竊思吏部乃甄別黜陟之司都察院實糾察風紀之  
職其咨詢有素鑒定允明各官三年六年考滿俱有  
賢否在司又且考察未久中間叅訪斟酌自有歸一  
如蒙乞 勅部院會同將六科十三道覆行嚴加考  
察中間果有遺漏者照例降調罷黜以為人臣不職  
之戒庶幾事體歸一公道昭明 陛下屬精之志  
亦有所賴矣臣等無任殞越待罪之至

倣災預防以保至治事疏

臣等惟自古 聖王哲后克享天心者靡不時降災

咎以動其惕厲之思堅其持盈之守而底於至治故  
周宣漢文之世水旱薄蝕為變獨繁而二君之治顧  
為三王以後稱首豈不以天之於人君猶父母之於  
子篤愛之至故戒導之勤敬懼之誠故遣過之免矣  
臣等伏見 陛下秉聖哲之純德躬履勤勞不憚

宵旰憂憫元元圖惟至治之意甚於飢渴然而嘉徵  
莫致災沴屢聞邇者深秋以來雨澤鮮少窮冬將逾  
霏雪未見已占來歲豐穰之難矣乃今純陰之月帝  
都之中地德不寗中夜振動 皇心倣切待旦修

省臣等待罪臺史緘默負國戰慄恐懼莫知所為然



竊伏思之

陛下聖德純孝神明統物清嚴宥密

治化日隆何闕何遺而以召此其無乃大小群工不能竭誠盡職以弼聖德宣皇風所致耶臣等請陳之蓋地道純陰其象為臣民為夷狄為兵戎寇盜故稽諸史策陰盛陽微下情壅遏則地為之震水土不演而民用乏則地為之震臣事雖正而專則地為之震蠻夷肆梗戎車屢駕草竊騷亂羣黎不安則地為之震今當主聖時熙之日雖萬無可憂但遠慮而預防之乃所以承天心之篤愛而弭禍患於未萌也臣等願陛下采芻蕘之議察狂瞽之言雖極忤觸

曲賜優容則陽氣宣暢而下情達矣申戒內外衙門  
凡司錢谷工料者痛為裁減始自乘輿旁及細物示  
敦朴以先天下再照順天府等郡縣及時虔禱雪澤  
以慰三農各省災荒之處則令預處賑救之方勿致  
待哺無及盡填溝壑則民用不憂之乏矣戒飭內朝  
外省群工百官各思咎改過務秉清白貪婪者無赦  
私邪者必黜則臣道正而僭濫絕矣至於南北邊裔  
總制大臣俱已得人但文職偏裨尚多凡劣彘緣偷  
安剝軍玩寇宜令總制等官申嚴考選之法謀勇者  
雖卑賤而必顯庸之貪懦者雖勲貴而必罪黜之如

此而邊患不寧蠻夷不服者未之有也近在畿輔中  
州之境悍盜聚衆橫行劫掠此皆兵備官員與州縣  
有司之不才縱蓄之久而縮避之甚也又見吏部陞  
除兵備苟計其階資相應即授以是官初不論才器  
之宜與否勇畧之有與無也臣等以為宜令吏部會  
同兵部嚴加選較有庸懦誤事或乖方致失與才別  
有長而不宜於此者俱降黜調用務求才畧勇壯曾  
經試用者任之再為甄擇守令清其本源如此而寇  
盜不息四民不安者亦未之有也然此數事猶為患  
在四股靈虞遠條者也一法令而收明効矣臣等又

望 皇上順天若時虛中體道安靜以養徵陽之  
復寬和以培元氣之根至治不求速於一朝深仁必  
旁達於四海將見無變不消無瑞不致 聖主比隆  
堯舜拯濟群生之意靡不遂矣臣等無任悚懼待罪  
冒死上陳

辭重賞以勸有功疏

於嘉靖十年三月二十三日准四川布政使司照會  
伏蒙 聖恩以川東南賊平之故賞臣銀二十兩紵  
絲二表裏者臣仰聞鴻命驚心汗顏誤于嘉典恐遂  
殞越輒敢冒死陳辭臣聞賞不當則勛勞不勸非其

功而貪之則殃咎不免臣雖至愚敢昧斯義上有撫

按籌謀使伏思臣於平賊之時下有吏士蹈難戮

力中有守巡兵備分部協剿臣孱弱書生不閑軍事

止因勢在危急勉強督捕群賊潰散之後即回省城

其首惡李紹祖余天之等數十人及諸兇黨數百人

俱僉事李元際蔡乾等嚴督重慶府通判羅天貴瀘

州衛指揮韓廷甫等擒斬蕩定推校功力臣萬分無

一焉今蒙 聖明垂念封疆之勞橫加 恩賜顧乃

功多効著者見遺而使愚臣獨被鉅賞省功度禮惶

神靡盡誠恐將來復有地方之虞使指示經畧於上

者或沮而懈心協恭奮力於下者或憤而扼腕則皆  
臣冒會愚昧之所致也遠授重戮不足以昭國憲  
而塞人非伏乞天鑒微誠容臣辭免行推賞實有  
功勞之臣斯賞勸明而人心服悅矣

範東文集卷之一

範東文集卷之二

頌

九嶷頌

維昔巢氏遯跡箕首尚父發猷渭涘四老避分商岩  
諸葛翻然隆中肆是箕渭商隆垂稱於無窮徽烈巍  
奕與嶽瀆並詎非地之顯以人邪然玄化網緼以融  
以峙配靈穹明合德鴻龐唯名山巨川有焉是以儲  
積產異哲人稟之是人之賢詎非以地哉今以觀察  
使持節督漁陽北平軍事陳公秦人也居近九嶷之  
山故凡海內賢豪交游暨門下文武吏諸生無賢不

肖咸稱曰九峻先生而公之爵與氏不舉而知已鴻儒邪士贊述公者無遠近咸仰九峻而摠辭而公之德與業不舉而知已公之生其九峻之靈降之邪抑九峻之名以公而重於天下邪今夫山畜泄雲霧涵育萬彙公之蘊似之障蔽皇域持輦地維公之功似之萬仞嶼岩俯瞰海隅公之高朗似之嶽嶸巖業迴杳衍護公之剛厚弘廓似之則人之稱茲山也豈徒以公之扃近哉公間以諸名才著作示余且曰子不可以無言隅惟公昔以郎官直道謫寓川南繼持湖憲隅咸獲睹望聲光今飭兵畿輔隅又為東方屬吏



首仰之公誠深與他人殊固不敢以樸鄙辭爰捨前  
遺載作頌曰巍彼九峻坤隅是奠蜿蜓騰伏用九龍  
變君子儀之仰高作範降地光謙興雲大觀高匪孤  
子劓靡折斷內拱皇衛外藩荒甸君子言邁西指庸  
蜀九峻之高岷峨鼎矗南巡於楚蒞止衡麓祝融之  
光如峻煜煜載受 皇命肅師漁陽孤竹挺秀碣石  
稜霜繡服燁燁玉節煌煌三輔是式萬民之望公登  
於朝為國底石礪此群工立我人極休矣君子九德  
惟一巖巖九峻鴻號無斁

錫命頌并叙為御史大夫濯江公獻也

逖觀魏古良臣哲輔榮光加乎君親聲烈垂乎無斁  
詎不信哉故嶽降民彞梁山之雅贈申甫樊韓也序  
詩乃曰美宣王能錫命諸侯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今 天子受命建極丕紹 烈祖高皇帝之聖  
志神謨十有三載海內祇肅俊人穆穆罔不欽承休  
徵巨詳申命荐至乃大覃恩於有勞著蹟之臣業鴻  
者錫厚德久者報崇於是御史大夫西蜀張公先以  
歲癸巳奉 命撫墳畿內駐節闕隅 天子則馳  
賜之誥冊登於九列螭函鳳章焯焯煌煌公之父若  
母咸如公之爵繡幃金節嚮闕拜稽首以受於是屬

下文武暨軍民夷落罔不瞻睹咨嘆誠  聖王之能  
任賢臣賢臣之顯承天寵如是公之來未踰暮年其  
始也虜寇張突今則驚惕奔伏盜賊橫滋今則枹鼓  
息饗蝗蝻飢饉民不能活今則百谷大穰士歌民喜  
斯公之告成受錫豈偶乎蓋唯公秉德寬而吏民畏  
畏其察理之密也用法嚴而士卒樂於用命樂其拊  
循之誠也威旣奮而兵戢財旣搏而賦紓夫是以業  
懋報豐眷享大命裳玉以異之物采以章之辭訓以  
褒之爵數以晉之與古聖龍典同符合瑞凡在執觚  
之士焉可掩嘿無述是用忘其僭陋爰作頌章附諸

三雅之義云

一章

於皇明后纂圖恢烈處恭天職登

我元哲有綏其旌有岩其節邦畿攸寧干城有截公

治既成東垂孔寧五谷用蕃戎駕不驚

二章

帝曰汝

侯汝維國楨龍誥是錫上卿是榮顯顯父母爵號並

被翼翼兄弟方岳是畀車服盈庭纓組盈筭光此醇

德以厲有位維公之生岷峨降精含貞蹈懿抱實蜚

聲

三章

司帝之諫諤諤明明既補袞闕委踐台衡我

稽於周群侯維翰佐宣中興君子攸讚作頌徽

干

載有煥猗我頌公亦垂於萬

衡嶽頌并叙

範東文集卷之三

書

答歐崇一

不能參侍左右躬請教益乃勤音札反覆然感德則愈深矣熟復訓旨明切真的令人聳爽敬服然有二處於余心未釋然者久欲奉質緣荒廢日久恐所見未真故未敢輕言也今姑就來諭所及言之吾兄謂專以讀書為學未免求之於外而得之於內隅以為此言專治訓詁詞章或泥於陳言而無所自得者可若此等又何能得之於內耶人誠見得根原先在

乎大者則求之於內內也求之於外亦內也夫奚止  
讀書錢谷騎射飲食裳衣皆內也何外內之殊乎使  
人皆天縱之聖猶未能離墳典絕書契也而況中人  
乎蓋聖賢精義微言俱在方冊不與此求之則吾心  
之良知良能何能克拓何能粹純即來諭所謂精一  
慎獨之機火然泉達之效亦豈吾兄空撰之言耶隅  
嘗謂自夫子沒而七十子各就所長以自成已不能  
無偏弊然未聞顏曾游夏由賜之後互相訾也不寧  
唯是老聃崇虛避事後世異端者宗之亦未聞孔子  
力排而痛疾蓋取長棄短聖人之量故如是也至宋

以來大儒輩出聖學幾興然未免於專門標目自視  
以為一世奇事互相排訾哂哂不已何其與聖人之  
量不相似耶談外者支離煩複可厭也談內者矜高  
怪異可訝也畢竟感動於一世有益於身心否乎學  
者誠能泯爭勝之心熄排異之論玩心高明篤意踐  
履至於世之信從與否何暇計焉然化乂業立亦自  
有不容止者矣此不肖之所願於當世之大君子而  
亦不敢不自勉者也鄙人之見如是唯不惜數賜開  
諭斯終身之感又當今主上聖睿非常然不能不  
滯於禮議異同之間故萬化從之少至當者矣隅叨

言職無能勸救慙慙何極以吾兄鴻學重望必吾君  
相之所虛懷而聽納誠為言置異同而不計唯賢者  
登庸之不肖者退斥之廓一人之度順萬民之欲則  
天下欣然響應而偉業隆名與天壤俱弊矣斯意非  
吾兄之托而誰能濟耶臨紙無任惓惓適以事迫出  
故復書遲而不備唯鑒照

初至南都與子揚

不肖雖陋竊托道義之交於契末自謂與世之面友  
耳學者疎而不意足散四方逾三年而見見復遽別  
不得傾其腹欲吐以癘請規誨則數年大過戾其終



不聞而汙下之歸也必矣靜思顛望何限悵悵至南  
都卒之理科舉事身率之意殊愧薄劣幸湛何馬呂  
鄒諸賢時得商榷其息而啓之愚亦庶幾免於罪  
繆而效之及於士子深淺未敢冀焉唯兄職二於大  
宰清華重要與他部不同或知己之望於吾兄者亦  
宏遠矣方今 主上聖睿仁明望治如渴而委任輔  
臣言行計聽無絲髮疑二阻尼於其間則當斯時而  
不臻治平之極得天人之和少使海內有遺憾焉則  
後世有君無臣之咎其有歸矣千載之機豈易遇哉  
今 聖心尚滯於禮議異同之間而得進言於輔相

大臣之門者少遠猷直諫之士耳且 聖心所疑者  
乃初年專柄之一二人耳當時傑人直士亦已攻其  
惡而惡之若遂指爭禮者為之黨豈諸人之心服哉  
況此爭禮者有獨見者有同聲者有由衷者有假之  
而取名希進者高者汙者才者腐者鼓於風而混動  
矣今一槩以子然異論之器待之則諸人之幸濫也  
亦極矣誠諄諄於 聖主之前說破此弊勿拘其議  
之同異唯賢則登庸之不賢則退黜之舉措更置務  
合海內之公心而我無與焉則 國家之事善者不  
計誰出而必行之不善者不計其誰出而必止之其

言官之言可者納之不可者容之則熙皞中和之效  
光明俊偉之勲決可以與三代君臣流光齊譽矣瑣  
屑芥粒之賢何足以易此盛業又何足以累恢恢休  
休之量耶不肖嘗獲為令親羅峰老先生寮屬又以  
狂戇朴陋辱知愛之雅別時欲進此言而以冗不得  
私念吾兄與老先生有骨肉之親則其愛羅峰者  
必非世俗之苟利祿者同矣試乘間為公極言之此  
即吾二人竭忠於國家報知於羅峰也倘區區微  
誠不見俯聽則東溟之畔範泉之間山靈見笑父見  
吾二人亦何顏列此况違心徇祿賢者所不取羅峰

之與兄可以放歸而隅當芒屨候之山左所歆傾吐  
尚於是時悉之 國家事重故不覺齎之累紙而寒  
煥起屈之候未能詳也乞垂恕鑒幸幸

過績溪與程掌科

隅頓首大諫執事恭諗罹變而歸道履佳勝况溪山  
之適可以忘憂回視不肖之醜顏在列無益於國者  
何啻申椒之與蕭艾耶不肖庸劣濫領典學之差於  
畿輔文華之地慙愧已無盡來此誠欲求指訓於賢  
哲而左右晦跡山房不入城市此懷鬱鬱何以能寫  
謹令吏將粗廩米五升薄申候私回時幸示貴郡士

風文習所以興倡而裁正之方則猶為有得者教之  
微矣矧瞻礪霧嵐烟之隔何堪悵快

與戴聶二道長

自違阻風度後蓋鬱鬱無相語懷抱者矣悵思之切  
又豈特燕昵朋好之私而已耶承乏領此差來慚不  
可言而苦亦不任汗顏焦慮日就困頓唯賢兄惠而  
教之俾免大矣斯兄弟骨肉之愛若庶責之而薄望  
之殊非所冀於知己也聘使告還聊却冗草此見問  
訊意蓋心曲萬萬不能盡一也唯亮察幸甚

與大司諫周

渾跡之離奄忽三期於茲高風淳德無時不在夢想  
前歲執事大拜實深忭慶於私秉然而缺焉無一介  
以奉賀者則以奔涉之疲瘡疾之困繼以考察之嫌  
耳豈敢一日自疎於大君子之門耶迺辱手書盛儀  
遠寄寒鄉且勗以至言終身可佩則執事之於不肖  
豈世倍之交所可擬耶今病益困職益廢具疏乞歸  
圖全殘喘伏唯矜念而贊其成則他日苟延一息尚  
得於洪範虎窟之間奉候輅車便過盡此平生也病  
筆潦草伏冀台照不宣

與渠陽司馬

一二年來星雨飛散江山邈隔音寄沉絕則勞思嘅想如何可言不肖去秋瘡病危殆已具疏乞歸間而忽報轉官甚抱昧於幾先之愧然連歲碌碌道途卷牒之間心神瘁敝極矣動又思靜皆人情也不問轉官崇卑而歸休之計俱此其時矣余豈有異意哉望知我者遇當道言及為表其情素憐其困殆為一題覆得放歸則林壑餘生皆良友之賜矣刻心感德沒身無已病久筆顫唯恕其潦草不恭之罪

與銀臺宋先生

鄙人自弱齡蒙知愛於門下自謂得求侍教言周旋

做法不意中年以來奔涉四方星離風散江山修阻  
音寄邈絕末夜懷人寤嘆曷已去冬承手書嘉惠遠  
到蓬屋寔感敦舊之愛異於常交懸隔矣不肖謝病  
之舉久已決計但恐不知者以為愠於外轉而悻悻  
然也故絕勉來此今方具疏上請蓋動極思靜病極  
懷鄉人情之弗能已者也倘沐念舊之雅懷遂鄙人  
之私則林壑餘生皆老兄先生之賜矣鏤骨之感沒  
身不忘病筆草草伏唯台照不罪幸甚鄉先達老先  
生如玄菴西橋以次俱乞叱名道未敢致書之意待  
得離宦網翻飛故林生意旣蘇裏懷斯暢迺敢申候



兼請教耳

與李年兄

與吾兄別五年於茲仰想淳雅淵懿之德謙恭粹朗之資無日不在夢寐去歲冬雖暫得還東而未敢以啓事候者避考察時也不肖雖不才淪落豈敢自踈棄於良友之門哉不肖連歲來疲於簿書文卷涉於險道長波神慮倦瘁誠不擇地而休之時也今春即欲掛冠掃跡偷安蓬室恐不知者以為愠於外轉倖倖然也故單馬此來忽復淹遲歲暮離家六千里一影自縻有懷莫訴雖繫斗印擁龍節登崇極亦弗顧

蘇東坡文集 卷三  
矣何獨不肖無此情耶況以乏陋藉吾兄之休解褐  
未及六期即登方面五品吾同年尚半在州縣方自  
訝其驟而豈有不足之望是獨何心哉誠以動極則  
思靜病極則懷鄉凡夫皆有是情也余獨不念餘生  
耶乞尊兄於老先生暨司中先生處備道秉素將拙  
疏早賜題覆俾完病軀於故丘幸而不死猶得卒業  
於生平之所願學者則教愛成全之恩豈有窮耶病  
筆潦草伏唯原照不具

與銀臺陳先生

鄙薄之人漂零遐域翹望良友邈隔雲霄今復間關

巴峽淹留歲暮。坎廩悲秋。悽惻吊古。士莫不然也。而況倦遊病困之夫。離鄉五六千里。孤影孳孳。其何能自堪耶。謝病之疏。實具於前歲之秋。以轉官而不遂。今茲申乞。寔出素懷。倘辱知愛之深。贊成私計。得全餘生。則沒身之感。與江流同未矣。唯恕其草略不恭之罪。幸甚。列位先達。卿先生如玄菴老先生。以次俱望便中。叱名道。未敢致啓之意。待得歸後。幸延喘息。拈長林茂草之間。方敢據裏。悃以申候耳。餘不具。

與霍山吏部

吳門別後。遂江海分張。邈焉阻絕。永慨以慕。何能已。

已戴郡轉還寄手教不肖已在蜀矣今夏未方領之  
知吾兄去冬榮過堂闈繻服色養且得免大朝之煩  
甚為吾兄大慰也不肖謝病之舉既決久矣以轉官  
而尼今春即欲掛冠掃跡恐不知者以為愠於外轉  
而悻悻然也雖不才寧卑陋若是哉以乏庸解褐未  
及六年即登五品方商吾同年尚半在州縣尚以為  
不足乎今茲乞退實申素懷蓋連歲碌碌於道途卷  
牒之間心神倦瘁極矣動又思靜病因思鄉允夫皆  
有是情也余非木石獨不憐生耶望吾兄極力贊成  
之他自為延喘息於嵯山範泉之間猶得卒業於所

忘以請教焉病筆潦草伏唯原照不宣

與大諫西莊

去冬承音教屢屢而余則踈簡過甚蓋以荒歉之歲  
意緒不佳故於親友之間殊缺敬私耳不肖謝病之  
計決矣矣以轉官而尼今春即欲掛冠掃跡偷安蓬  
室恐不知者以為愾於外轉而倖倖然也故勉赴蜀  
中復值闕官甚多印纍纍皆付之藩司帶管所以有  
川東之兼義無所辭更受一番勞苦毒熱病體誠是  
不堪又聞山東今年蝗災不減往歲則許多人口無  
所養哺某亦安能戀戀於此耶今茲乞退實申素懷

望吾兄恊相知者極力贊成之則籍吾兄之休不負  
山東之靈矣幸勿以世俗之愛愛我則又感肝膈之  
知甚於骨肉之親矣病冗交劇筆不盡情伏唯照亮  
幸甚

與陳憲長

隅誠庸鄙加之踈慙不能奉職諧人招尤取戾愆罪  
彌躬乃蒙天流鴻敷不遠竄斥俾佐近州便於鄉土  
之旋追惟往日奉章戴罪慄慄惴惴之懷實安且慰  
矣敢不効心鞠力以報明主但連年奔走神情困  
敝極矣依依故業思全餘息此懷此苦惟門下亮之

耳從容旬月之後敢籍門下之休惠以遂素心矣初  
至郡舊病侵尋兼有司簿領之劇不敢曠廢是以修  
問稽緩然顛顛之仰無日不勤崇污懸別祗增煩想  
伏唯深垂照宥幸甚幸甚

範東文集卷之四

叙

送蜀方伯徐子歸隱叙

楚徐子登仕筴四十二年矣而二十五年家居

天子慕之強起諸其閭為大僕正錫命為三蜀之伯  
徐子嗑然而應委然而來化行而貌不慄未及期連  
疏於朝得謝事蜀人悽倭若嬰之違慈母徐子乃猶  
猶然也或曰有是乎夫子之固哉道之肆也固咨然  
斬之邪道之懷也固駢然忻之邪獨微情乎固咨其  
泰而豫其窮乎徐子不應湛然少間顧南園劉子曰



子不觀之天驥之係於閑乎飾以纓珠琳瑯秣以芳  
菊穎粟非赤墀不踐非大輅鸞輿不服人以為至耀  
曾不知其反雲龍超真曠之精悒結而摧喪幾盡矣  
且山澤之秘也固故能時雲霧沛霖雨若日滂霧瀉  
發則其焦竭騫崩可筭而待又曷以澤物為茲吾不  
知吾之懷也為肆邪忻也為咨邪烏乎擇之今世  
之貴達踐台持鈞出入排天閭謀為契帝旨顏意微  
嚮而海內奔趨方乃疲四肢焦肝腎喘喘瞽瞍駭駭  
憊憊密而憂其遠也符而懼其戾也能患其或勝也  
數患其或并也承順懾伏之者患其或起而抗闔也

形陳乎閔檐攷席之間心慄乎危岩大淵之下斯其  
豫也不亦甚哉而人於吾乎又奚嘖嘖焉豫不豫之  
議為善乎向氏之瀆損益也又奚止富貧賤貴生死  
之間哉今吾欲損吾以至無吾庶乎浮氣之內醜榮  
得喪愀喜息焉以寧人於靜庶乎復吾真脫吾四十  
二年之繫梏也吾之豫其與夫人之豫異乎南原劉  
子聞而惘然莫知所稱對以告同官之賢北胡子東  
厓子二子曰是達士之言也修之不已將入於至人  
之域而與道游是言也吾嘗聞諸無初夫人蓋湛光  
子之所師也子其識之以告三帥余丘李子余丘李

子曰吁今而後知冠組之為羈縻也華寵之為戕毒也宇宙之為塊粃也五子偕劉子追徐子于江湖而觴之將有閔焉徐子歌遠遊逝而不顧諸子乃倚其聲和而送之命魯學子隅識之簡

錢丘侍御復命便省叙

朝之貞有丘子為御史代王巡於蜀蜀人歌曰瓊弁玉鷩自閩之里扞我瘡只玄斗東指北涉潼水我屣屣至是春如京師復王命也將便省其親於閩諸大夫餞焉及江皆拜而賦徐子賦烝民之五章丘子曰豈之不敢茹吐繫天子之命是共孫子嗣其

卒章立子曰美哉風乎將何以慰我於是賦翩翩者  
騅曰庶獲將吾父乎其是之慰爾亦再拜魯劉子執  
爵而言曰昔我先王之御宇內也王畿之外列省十  
三各有疆止介其甸輿勅其桀訓嚴其物則而明着  
之規命於臺臣使飭憲秉服綏慚奸軌以順於民所  
以集穀振靈而輯庶政也肅之以明慝者禔焉直者  
舉焉真譽辨矣故其命也天子下言內史授策太  
宰致命於是乎有循行之紀有稽陟之典有對揚之  
辭昭重休也是故靜簡悃迪憲之度也靜以靖德簡  
以執直悃以率劄迪以一政靖直而緒繹劄平而民

利厚政一而事成。秦不失寅，工不墮職，法不弛節，憲  
無賞度，服無黷令。下無浮言，官有卓譽，史有懿績。上  
宣天子之寵光，以載望於無斁。終於令也不忘於  
親，令孰大焉。諸子之賦，不其稱乎。丘子曰：某植也。諸  
君子寔淵焉，敢不嘉愛以復。天子之命於是去適。  
闔如京師，故書於策。欽賦也。

五讚為鴻臚焦季迎使蜀還朝叙

歲庚寅冬至之日，作闕丘成。天子躬執珪幣，精裡  
端望，乃承天祉，霽鴻澤，肆有加惠于寓內。鴻臚典客  
焦季迎攝大行布詔命於蜀，穆庶夷岷，謹蹈歎呼，歆

讚 帝德莫之名言也蜀大夫離席問於使者曰  
皇上覃化修政萬姓欲讚而莫之名言也其至要可  
得聞與使者曰 陛下體有虞好生之衷式夏后解  
網之願廣宥麗法愚氓與之更始戍徼者返閭在囿  
者歸室蠢蠢含澤垂涕刺心 帝之德於是為隆大  
夫曰愚聞先王之懃格心為右今茲肆宥生其死而  
膏其瘁可謂恤矣未謂之至也使者曰漕船萬艘散  
於兌輓京營萬騎困於樁朋上方供御濫於輔納咸  
計余蠲減令諫憲之臣監出入財需以節元元用蘇  
帝之德於是為渥大夫曰裕棘追逋滌弊擣費政之

善經也可謂惠矣未謂之至也使者曰立賢無方三  
塗廣闢鑄芟錮例崇樸損華思岩穴之士以佐緝熙  
古稱明目達聰其奚逾焉大夫曰知人則哲帝之  
德其哲矣乎然猶有峻巨者使者曰悼念本支尊優  
耆壽上牲采緹問賜瀆縉推及下里高年咸沾甘煥  
親親老老孝治斯弘大夫曰於厚哉茲可謂仁矣然  
使者其殆專睹於已施之跡而未究夫皇心之蘊耶  
願卒聞之使者曰唯唯陛下玄穆冲謙準天以運  
淵恭重嘿則地而立乾綱在握睿極而神馨香祇肅  
敬於上帝瘞璧之辰雲焜風煦百辟雍協庶政咸登

四海之內一日同休子守外職其曷能知此於是大  
夫暨衆寮庶民咸顛顛仰嘆曰魏乎沕乎至極矣其  
蔑以尚此矣使者賢哉其善言 聖德之天乎迺賦  
生民之卒章維天之頌以讚 皇上載演四牡皇華  
之音各為歌辭以祖使者

撫臺練武教檄叙

古近名將如李北平岳武穆咸指畧尺法然使將洞  
敵形士諳將指則又未嘗不勤勤習也若夫用蜀尤  
殊蓋輕剽之性熾險之地小勝易杻私徼競趨小却  
易動訛驚群逸不有節制其何能軍故自忠武侯以



歷韋南唐李衛公吳氏兄弟余制置諸人咸以練法  
律紀先焉今大中丞宋公來撫蜀首下教訓練吏士  
始之以禡誓之虔申之以陣營擊射之節器具之凡  
終之以五運剋勝之要兵家大指畧備部下文武能  
持循推暢則邊徼曷有不讐奸宄曷有不屏戢夫標  
銳摧敵者器也周筭詭得者謀也堅持閔濟者志也  
畢策致雋者人奔命赴任者賞罰也心服執力易不  
戰而人屈者道也器不能利不如無器謀不能中不  
如無謀已志不能一不如無志已人不能一不如無  
人已賞非功與而賞滯罰非罪與罪而罰逋者不如

無賞罰已是故志一而後人輔人輔而後謀集謀集而後賞罰當以之戰則無不堅不靡不戰則無思不服茲於道也其疾幾乎是道也惟諸葛氏皇佐上哲全體畢具餘諸子之用蜀咸各極所長矣功烈籌緒炳在策典則而行之蜀豈靖哉唯公允備優兼故布諸訓者明悉矣則凡被訓者曷可不自厲乎

贈大司馬卿高渠楚子叙

皇朝旣以燕域為神州於是天作巨防屹限戎夏背山阻海崇且萬里關鎮營戍星錯雲擁然唯榆關為至重蓋朝鮮鞞鞬之襟喉遼水漁陽之領要東指則

瀛齊在隲南泛則朱厓可航以故命司馬卿屬撫鎮  
監臨其地不委之外臣也嘉靖辛卯乃西夏楚子寔  
耒蒞事癸巳之秋余乃訪楚子同登角山之巔覽邊  
城大漠西北諸山雄峙森列如龍翔豹踞如鼓戟旗  
纛延袤無際東望大海極天浸日凜凜山如將墮於  
海目曠心悸神飛骨爽相与嘆皇王之雄圖慨天地  
之大觀固宜鴻臣達士之所蒞也旣下憇於館則有  
軍民耆宿數百人謁余言曰吾觀大夫與楚公游似  
若知吾公者至於公之良政慈惠撫吾民者大夫或  
未之知也敢矢辭以告吾邊徼之氓儲時寡禮倍頗

奸暴滋而文教廢舊矣加之蝗蝻水旱吾儕瀕死亦  
數矣自我公之來開義倉以賑救通貿易以贍給正  
大禮以倡勸興學訓士戢暴革奸直枉扶弱而吾儕  
始獲免於溝壑今我公將代還朝老稚士女如違慈  
父感徹心肌莫知所以稱言茲名大夫辱臨吾土又  
辱知吾公願為公頌以申愚氓永求之懷辭畢涕零  
伏地固請隅誼不可辭乃為角山溟海詩二章以貽  
之俾張諸祖次云角山峩峩公還於朝我思我公瞻  
公之騶

又

高渠楚子之自渝閔歸朝也閔之外樵蘇耕牧之民  
垂白聃耳之老灌園榷澤之逸咸曳履扶杖奉漿執  
爵隨與呼曰公之歸誰其生我盍我閔之內亦然而  
嘆者追者攀者泣者益衆至設戟建纛之師弁纓懷  
印之長則皆咨然而悽曰公之歸我其曷所稟式青  
衿影縱之子橫經草檄之士則皆愴然而慕曰公之  
歸我其曷所率迪掾甲守壘之卒執斨抱矛之戍貧  
弱顛連之夫則皆譙然而號曰公之歸其誰恤我拊  
我篋東劉子聞而嘆曰懷於官察政之允也孚于鬢  
俊教之貞也悲戀感動於閭閻士伍至於草澤涓逸

惇獨無告之人惠之篤也夫允則忠立貞則道洽篤則澤久忠立而業基道浹而化溥澤久而思深三者誠至而化神矣互夫人之不舍于高渠也然則山海之衆如失怙死未無忘於世世其將何以慰其衷耶旣而聞楚子之得代也先有童謠曰鴉尾之翹龍旌之招君子於朝四國是膏十歲來旋王節黦影再撫我窮無滋渴焦今日是楚子升庸輔佐秉鈞來撫之徵也可以慰山海之思矣曷獻其祥以俟

送石癯子之守石阡叙

天之險列於西南故雲貴蜀號萬山之區而貴州為

最薦紳游子言及者莫不頻咨怖懼不願置馬足焉  
余曰是懦天嬰孺之見豈傑人達士哉余嘗以撫治  
諸夷下三峡沿九溪踰武陵辰沅觀馬援營壁喟然  
思古賢豪恨不歷參井而泛昆明也今石癯子聞石  
阡之命而道道無感色豈余之所謂傑人達士者耶  
且石癯子之仕也往來於安山臨川者十餘歲涉大  
江浮彭蠡覽芝山雲林匡廬之勝又淹岳陽洞庭之  
間君山九嶷日在眎瞭風濤朝夕時與出沒寔天下  
奇險巨偉之觀而石癯子樂之則石阡之行雖勞又  
烏知不益遂其樂耶夫不以險遠感其地必不以荒

裔鄙其民文告率迪將炳然蔚然與中土同施而石  
阡之民進於禮樂必自石癰子始矣石癰子名嵩字  
惟中藉系雲間之華亭往余較雲間士得卷二文甚  
環峻又卷二亦汪洋勃舉余說其不允已而詢之皆  
石癰子之弟若諸兒也於時非不面石癰固已心高  
之今年春余以遷人起右北平淪閔遵東海而來与  
石癰同官於金陵日久相披襟論說益信褚氏諸生  
盖得石癰之風而石癰之高又得江山之助也故石  
癰將行諸寮友之贈言或以德頌或以忠勸或以勸  
業祝或以政事述或以誼節規而余獨以江山之奇



陳之以壯茲行又為之歌曰貴之山兮嶽嶽下不見  
土兮上不見日與天松栢千仞兮桂枝連蜷蹇赤惟  
兮山之巔清風邈兮誰其板又歌曰貴之水兮溲溲  
洩天閔兮奔巨壑羗四時兮荃杜芳爽泉幽兮非貪  
夫之可勺君至止兮濯君纓澤遐荒兮永無射歌竟  
石癯子洒然而去余聞古有小六合狹萬里而陋鴻  
茫者斯人其庶幾乎斯人其庶幾乎

壽胡母太夫人迎卷北郡叙

歲在鵠首日躔析木惟天王之十二祀乃丙戌吉質  
明有司潔庭陳席布几懸樂尊斝醴梓肴次東榮篚

弊服栝在右驄馬五朱旗二棨二列門外郡屬案生  
徒暨諸供事序階下佐察慙諸賓序堂側乃畿內大  
牧胡公具翬翟繡服霞裳奉太夫人御堂中既坐公  
再拜起盥執爵斟酒先嘗再跪上爵曰令月吉辰  
維母壽期乃迓休祉於茲郡俾小子得以皇祿奉甘  
朝夕其如平生之崇千萬斯年大夫悅為舉爵既公  
拜起再執爵跪上曰繫今之休匪小子之承維先君  
子維我母植德施澤鴻濛博久而勤率淑誨於小子  
惟忠惟孝伴無墜先世之烈愚小子其曷敢忘太夫  
人曰勗哉為舉爵既公拜起又執爵曰小子聞之享

獲於積厚情豫於故游矧茲地先大夫之所遺愛先  
君子我母之所游處愚小子實誕於斯惟先人積豐  
享齎而貽於今日毋氏未游故所眷眷愉愉是宜壽  
樂燕疆太夫人曰嘻有是哉益悅為之三舉爵於是  
晉劉子顧諸察曰美哉壽乎非德曷以基之貞懿惠  
慈曰德善問悠遐曰壽太夫人有焉豈特期頤云哉  
齊龐子顧諸賓寓曰美哉教乎先德以開之躬勤以  
迪之礪之以孝忠勗之以勿怠敬姜之訓也詩云教  
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矣晉唐二顧諸生徒曰美  
哉報乎善政淳澤世繼其良厚厥施而隆食之若執

符契矧今之惠丕懋於前人考祥裕慶其有旣乎詩  
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又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此  
之謂矣魯國劉隅氏曰太夫人之壽祉胡公之孝三  
子之言皆所以風天下式百世於休哉曷可以弗光  
揚遂暨諸寮佐屬寮諸賓生同稱爵三上太夫人再  
拜又稱爵上胡公再拜胡公曰諸君子之錫錫我以  
孝古之誼也敢不欽承亦再拜禮成劉氏書之簡職  
也